《筆耕園地》

不在理上錯尋

◎念誠

人生苦短，若是渾渾噩噩浪擲生命，不知道追求實踐眞理，那眞是人類莫大的悲哀。佛偈有云：「今生不向此身度，更待何生度此身？」孔子也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」可見把握時間，及時進德修業，乃是儒、佛兩家共同的基本信念。

然則天底下卻有一種人，他們也能眞切地感受到名繮利索的虛幻，與人間生老病死的無常，而有強烈的向道之心；只惜他們往往因緣所限，而在虛妄不實的求道領域裡，錯用心思，徒然將自己寶貴的時間、精力、金錢等，挹注在一個似是而非的方向上，如此既得不到眞理的實際受用，也平白錯過了發揮良知良能以服務社會的機緣。

舉例來說，明代大儒王陽明，也曾在求道過程中誤入歧途，苦苦地對著庭前的竹子「格」了三個晝夜，險險釀出一場大病；而佛教界有名的虛雲大師，早年也求道心切，曾隻身跑到深山林裡盲修瞎練，成了個遺世獨立的「山中野人」。由此可知，修行路上錯用心思的例子屢見不鮮。

筆者不敢諱言，在學佛道途，也曾因知見不確而走過岔路，幸運的是，在上人——證嚴法師的德性教誨下，得以及時回頭，不致歧路亡羊枉用心思，所以在眞實道法的抉擇認取上，上人於我慧命的啓發，是我永生報答不盡的。

猶記我初入佛門那幾年，固然不時涉獵佛典，但在我當時模糊的意識裡，總以為讀經只是佛理上的認知契會，未必是實際事行上的修證工夫，於是在偶然的機緣下我開始學習「打坐」；本來，「打坐」是學佛人澄思靜慮的一個法門，本身無可訾議；遺憾的是我當時卻已不自知的執著於此，誤將「打坐」的身心過程看作是學佛事修的全部，以致過分貪著於「打坐」時輕安境界的覺受，而忽視了具體的人生本自具足最平實可貴的佛法。

就在此種日復一日盲修瞎練的靜坐修持中，我逐漸有了「喜靜厭動」的傾向。除了耽著於靜坐時那個自我完足的心靈世界，而厭惡一切足以干擾我進入打坐境界的人事因緣外；更糟的是，我竟幾至於以打坐時的觀想來取代實際人生的努力。

這種謬誤的學佛知見，所幸在我逐漸領略了師父的教法及把握到慈濟的精神後，才得以及時的釐清。我會靜心的試想，當初如果師父不曾走出那間會「放光」的小屋，而執意以個人的潛修為已足，那麼慈濟廿年來對社會人心的貢獻，以及如今一百多萬委、會員所凝聚的菩薩道豈非無從而有？這豈非是寶島民眾莫大的損失？

由於有過這層省思，從此我對佛法眞實義的掌握有了更深的體認，邇後任何表相上高妙的言詞、理論，乃或神通境界，再也無從縈惑我心；我已深知「即事以顯理」的大乘菩薩道，才是佛弟子最可大可久的學佛之路。

我們不能再只是在靜坐或早晚課誦時，作慈悲的觀想或無限內心的回向，就以為那樣已盡了佛弟子的責任，當知那只是逃避責任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而已。我們應該一如師父所說的：「將自己當成一塊生銹的廢鐵，勇敢地投入『人事的鎔爐』中去冶鍊成鋼，如此才能眞正造就出一個經得起考驗的活菩薩。」也唯有如此才不辜負佛陀慈悲應世的本懷。

由於筆者曾有過擇法不實的經驗，而險些枯空守寂一往不復，故此特別惻念人間猶有不少有心求道卻錯用心的佛友，願以此文提供給無數仍徘徊在各個宗派、法門之間抉擇不下的道友們參考，並衷心期盼他們也能與我一樣，獲致再無疑惑的信念與法喜。阿彌陀佛！

《法說身現》

抓住鼓聲的拍子

——踏穩人生腳步的李明忠

◎本刊編輯部

諸位長官、法師、諸位菩薩：阿彌陀佛！

在我尚未加入慈濟以前，個人認為所謂快樂，就是有錢去酒家或者去舞廳、或是去卡拉OK玩樂，有吃有喝這樣就是快樂。我的脾氣很壞，動不動就翻臉，而且出口成「髒」。說起來我好像是一個很「猛」的人，但是我卻很怕看到有人往生或車禍的場面，若是不小心遇上了，我就很快繞道而溜，眞眞正正是屬於「惡人沒膽」的典型。

● 吃了師父的符仔

民國七十一年，我的阿姨提起有一位師父要在花蓮蓋醫院。那個時候我感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。在我心目中認為蓋醫院是大財團、大企業家才有辦法做的事，師父只是一位出家人他憑什麼做這麼大的志業！其次，醫生都是很有學問的優秀人才，想要領導這群人要有相當大的能耐。

我問我阿姨：「眞的有辦法嗎？」我阿姨對師父很有信心，她說：「師父一定有辦法，連台大的教授都在支持她。」我當時只想：「阿姨大概是吃到師父的『符仔』，給師父迷去了。不然這種事情豈有那麼簡單就做得成？」阿姨向我勸募，看在她是長輩的份上，我只好加入做會員。

民國七十四年，我的太太皈依師父，回來時抱著一大堆的東西——有錄音帶、豆元粉、蠟燭等等，她非常歡喜，比愛國獎券連中十多張更加歡喜，接著就像麻雀一樣吱吱喳喳的說個沒完，她告訴我花蓮這位師父是如何偉大：「師父他們平時的日常生活都是自己做加工、幫人做紙袋子、縫嬰兒鞋、做豆元粉等來維持生活，我們所捐的點點滴滴的善款完完全全拿去蓋醫院……等等。」

我聽完後回答：「你皈依師父是你自己的事。」此後我每天回到家，太太都放師父的錄音帶給我聽，當時我根本就聽不進去，就生氣的說：「不要吵，我下班回家，是要好好的休息，你這是在做什麼。」簡直吵死了，全部收起來。」太太非常尊重我，就若無其事的收起來了。但是她仍一直做阿姨的幕後委員。

民國七十五年醫院開業了，我當時的心境還很無知、很愚蠢，甚至我的心胸很狹窄，我向太太說：「你別走火入魔，不可以被師父迷去了，不要像阿姨那個樣子吃到師父的『符仔』，你可要知道，那間醫院是蓋在花蓮，不是蓋在台北，難道你生病時，會專程千里迢迢跑去花蓮看病嗎？」太太只是笑笑都不說話。

● 擠一擠功德無量

民國七十七年，有些也是慈濟會員的朋友問我：「你加入慈濟那麼久了，你曾經去過花蓮嗎？」我說：「不曾去過，我們捐這麼一點點錢，何必去管那些事情，只管交錢就好了，何必要去花蓮呢？」我的朋友說：「我們繳錢交那麼久了，人家說那間醫院很大、很宏偉，裡面的設備也很好，甚至說是全省第一家不收保證金的醫院，我們去看看吧！」

或許那時候我的福報眞正到了，我便應允了，選了某個週日，搭上一早的自強號往花蓮出發，在火車上就看到一些穿著藍旗袍的歐巴桑，人人臉上掛著微笑在分發資料。車抵花蓮後，早有花蓮客運等著我們，有一位師兄就站在那兒說：「要去精舍的趕快坐這部車子，精舍很快就到了，大家請往裡面擠一擠，功德無量。」我當時認為這個人腦袋有問題，只是這樣擠一下車，就功德無量，若多做些事那不就不得了了？心中無比納悶。

很快就到了精舍，那一天聽說是全省聯誼，人很多，但是那個團體給人一股很溫暖的親切感，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掛著可愛的笑容。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師父，瘦瘦的師父站在台上，可以說是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，那天剛好有一位僑居加拿大的馮居士義賣一串唸珠，說是要提供慈濟醫院建院的基金。經過三位善心大德的認捐，總共募集了將近一千萬元給慈濟做建院基金。

● 這些人頭殼壞了

當時我看到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——每一位拿錢給師父的人，竟然還一直向師父下跪頂禮，我直覺認為這些人「頭殼」壞了，難道那些錢不能用？把錢送給人家還向人家拜？（我當時不知道那是「頂禮」，只知道是在拜）接著師父在台上開示「捨得」和「不捨不得」的道理，師父說：「有捨就有得。」還說：「施比受更有福。」眞眞正正的快樂是那一份捨出去後的清淨安慰，一無所求的那份心境最快樂。」我感覺很有道理。

平日午飯後我都有睡午覺的習慣，但是那一天我的心情非常好，感覺很輕鬆，精神很好，於是就四周走走看看。中庭那個辦公處裡面擠了很多人。老的、年輕的都一直走進去，看到師父就拜，又拜得很歡喜。我心裡一直覺得這個團體怎麼是這樣的呢？

下午，聽說是新委授證。授證時師父又在台上說：「以師志為己志，以佛心為己心。」我雖然不瞭解這句話的意思，但是我將它收藏起來。接著師父又說他去台北時，有一位師姊捧著一杯茶水給師父。那位師姊歉疚地說：「師父，非常抱歉，這個杯子缺了一個角。」師父即答：「缺角的地方不要看，它就是圓的。」這句話對我很受用。因為我這個人平時就專門看別人的「缺角」。古人說：「仙人打鼓有時錯，腳步踏差誰人無。」師父說的意思和這很類似，我覺得很受用就把它收藏起來。

● 整天見人笑眯眯

那天我深受那快樂的氣氛感染，我也整天見人就笑眯眯，整天精神都很好。隔天我上班時甚至把這股快樂的氣氛帶到公司去，有些同事就問我：「你昨天去那兒？怎麼今天心情那麼好？」此時換成我向他們介紹在慈濟所看到、所聽到的一切。並將我所體悟的道理和感想說給他們聽，現在我的同事每位都是慈濟的會員。

回家後我為了要更加瞭解師父的所作所為，便向太太借錄音帶來聽。由於我是跑業務的，所以我就利用開車的時間聽，聽後才知道原來師父是以佛教「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」的精神，為佛教為眾生；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來締造這個慈善、醫療、教育、文化四大志業，此時我才深深瞭解師父偉大的所在。

民國七十八年師父二度到中山堂開示。我記得當時下大雨，我向太太說：「今天下雨，台北市會塞車，你要去聽師父開示，必須早一點出門，否則會站在外頭。」——換成我催太太快點去接近師父了，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聽師父開示。到七十八年底，太太受阿姨的鼓勵正式加入委員。

● 守八戒入慈誠隊

有一天我太太去開會回來提及慈誠隊要擴大編制，並問我是否要參加？我只笑笑而已，太太就很熱心的替我聯絡，獲知報名處是在慈誠隊大隊長簡師兄家，我就帶著兩張相片去報名，簡師兄問我：「有沒有抽煙、喝酒？」我說：「沒有，這些我已經改掉了。」接著他便拿一卷師父向慈誠隊開示的錄音帶和我結緣。

我是個急性子，急著想知道師父說些什麼，上了車馬上放帶子聽。原本以為慈誠隊做的工作大概是扛便當或是搬桌椅、掃掃地等，聽了師父的開示才知道不是這麼簡單，師父要的人不是簡簡單單，想要加入慈誠隊，必須持守八戒，這個八戒不是三藏取經那個「八戒」，它是佛門最基本的五戒，外加三戒。五戒就是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——不殺，養成慈悲心；不盜，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，不義之財不可取；不邪淫，就是不可以有夫妻以外的男女關係。接下來是不妄語：舌頭不要太長，要口出蓮花；接著是不飲酒，因為飲酒會亂性。另外三戒是不能抽煙、嚼檳榔、不能賭博，與調和聲色，做一位賢夫良父。

● 四字的阿彌陀佛

師父告訴我們，專家研究過，菸裡有四千多種化學毒素，其中有十五種吸進去會致癌，另外檳榔吃久了會致口腔癌；記得歌星劉福助唱過一首台語歌，「第一憨是吃煙吃風，第二憨是撞球相碰，第三憨是帶女人吹東風，第四憨是嚼檳榔嘔紅」。這些壞習性被形容得很貼切。

此外是說話不可大聲，要做賢夫良父。我覺得改變聲色比較困難，不是一時一刻可以達成的。記得有一次在台北長安東路慈濟文化志業中心開會時，慈誠隊的顧問在台上說：「男眾不要講三字的」，要講四字的（即阿彌陀佛）。他說一個人的聲色不好的話，大家對他的印象都不好。

我本身在工廠界服務，也會說「三字的」，自己也沒感覺怎麼樣，我的小孩子也曾經罵過三字經，我問孩子怎麼說這句髒話呢？孩子答：「我生氣啊！不然你叫我講什麼？」我和太太從十多歲相處到現在，我若生氣時也會送她「三字的」，當我氣散了，她會說：「你不要說那樣的話，好難聽。」以前我認為這「三字的」沒什麼，結果師兄告訴我們「三字的」不要說了，改說「四字的」阿彌陀佛。

起初我說不出來，一個大男人臨時叫我說阿彌陀佛，怎麼說得出來？記得我剛從花蓮回來時，向太太說我要改脾氣，太太就送我一串念珠，叫我經常念佛。別人的念珠是戴在手上，而我的念珠是放在口袋內，每當有時間就把手放進口袋內，一邊撥佛珠，一邊念佛。有人問我：「你在做什麼？」我都回答說：「沒有啊！」因為我實在說不出口啊！

去年八、九月師父在國父紀念館演講，我第一次出勤去服務，師姊們很親切的用「阿彌陀佛」四字來問候，招呼聽眾，而我只站在一旁呆呆的看著，我們的中隊長就走過來告訴我說：「人家師姊在說阿彌陀佛，你也應該多少跟人家說幾句，怎麼只有站在那兒呢？」他的年紀比我小，我被他說得臉都紅起來了，我想：「好吧！就說了吧！」就這樣我也說起阿彌陀佛了，此後就越說越自然了。

● 夜很靜走廊又長

我剛說過我看到有人往生會很害怕，我的一位阿姨和獨子相依為命，這個表弟在我們公司上班，有一天他突然腦溢血昏倒，被送去台北馬偕醫院，同事通知我：「你表弟有生命危險。」我立刻趕去，結果醫院說太嚴重了，沒辦法開刀。

醫生一直急救到晚上十二點時，院方問有無家屬，因為我阿姨不識字，只有我在場，就叫我進去，告訴我沒希望了，再繼續急救到十二點多宣告死亡，把遺體交給我，表弟躺在推車上，被床單蓋住臉，半夜裡我推著他，夜很靜，走廊又很長，第一次推著死人，我嚇得整個頭部發麻。

我一直推到太平間，太平間的管理員行動又不方便，我幫忙把表弟的遺體扛到冰櫃中，當晚回到家裡已經半夜一點半，人非常的累，雖然沒吃飯卻毫無胃口，躺在床上卻睡不著，眼睛一閉上，影子就來了，不敢睡。

隔天又再度趕到馬偕醫院太平間領出遺體轉送殯儀館，由於太平間的冰櫃是層架式，所以拉出表弟的遺體時，又看到下面另一具屍體。喔！嚇得要死，當時我完全不懂佛法佛事，所以感到非常害怕恐怖。

出殯前，道士和我到殯儀館領出遺體，他叫我看一下，我說：「不用啦！為什麼要看？」他說：「你是不是不敢看？」我沒回答，一個大男人說不敢看，未免漏氣。他說：「不敢看的話，就走吧！」走到半路，我想想沒把握，這樣會不會拖錯死人了？就問他：「這樣會不會推錯死人？」他回答：「會啊！常常推錯人。」

經他這樣一說，非看不可了，我把床單抓開看一下，哇！太恐怖了！喪事辦完後，我足足有一星期不得安穩，只要一閉上眼睛，景象就現前，眞是大傷元氣。

● 硬著頭皮去助唸

加入慈誠隊後，難免會遇上有人往生，需要助唸的情形。記得第一次和大家一起去唸，專心唸佛半小時後，心整個靜下來，心一安定，我就想到：聽人家說助唸過後，亡者面色會轉紅潤，於是我越唸就越往前面坐，一點兒也不覺得恐怖，那時我心中體會「心經」中的一句：「心無罣礙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。」

去年正月初五，又有一位師姊的親屬往生，因為就在我家不遠處，我就和太太一齊去助唸。一到喪宅我嚇了一跳，我從來沒有看到往生被只蓋到脖子而露出頭部來的情景，既然來了，只好硬著頭皮，一直助唸下去。不久，心整個靜下來，便好奇的想看看亡者的臉部有什麼不一樣？注意一看，果然亡者的臉容像在睡覺一樣安詳，當時才確定唸佛眞的有不可思議的力量。

● 快樂美滿的家庭

師父曾說：「要快樂不是有錢就能快樂，眞眞正正的快樂是付出，去幫忙人家那份安詳的快樂。」請各位看看在座穿制服的師姊師兄，他們的臉都佈滿笑容，那是師父送我們的慈濟面霜，慈濟面霜是什麼？是知足常樂。各位如果想得到眞正快樂的泉源，就請回來花蓮參加眞善美的慈濟世界，這是我在此向諸位呼籲的。

最後我感謝我的師姊，就是我太太，把我帶進這眞善美的快樂世界。以前我說：「某（太太）是錢娶的，大餅換的，下班回來如果來不及讓我吃飯，我的『豬肚面』翻過來是不能看的。」但現在的我則說：「某（太太）是錢娶的，大餅換的，如果不對她體貼，怎麼體貼別人？無緣都要大慈，何況是跟我生了三個孩子的太太？」在此感謝我太太給我眞眞正正的快樂和美滿的家庭。

在此呼籲各位要找到快樂的泉源，就要到花蓮慈濟來。最後祝福諸位身體健康、萬事如意。感謝諸位，阿彌陀佛！

▼曾迷失自我，追逐「今朝有酒，今朝醉」生活的李明忠師兄，重新調整腳步，以「為善最樂」作為行事南針。圖為賢伉儷合影。

攝影■李明忠提供

《心蓮萬蕊》

推銷員之生

◎黃香蘭

記得六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大約三點鐘左右，有兩位身著白襯衫、打領帶的男士到我公司來。待我知道他們的來意，是船務公司的業務代表出來招攬生意，當時我手邊正好有工作忙著，本來想拒絕他們，但是看到他們滿頭大汗的站在門口，一定是跑了老遠的路程專程來的；不忍心拒絕，心裡想，基本的禮貌請他們進去喝杯水，應該不會佔用我太多的時間。

於是我便很親切的帶他們進入辦公室，請他們稍坐，趕緊拿出冰茶水來招待他們。等他們喝過水，稍感涼爽一點，其中一位男士便迫不及待的翻開資料，興致沖沖的向我介紹他們公司的業務。

我們公司的船務與一家往來多年的公司長久配合，一時不便更換，但是我還是面帶笑容很有耐心的聽完他的簡介，然後很客氣柔和的向他們解釋本公司的立場，請他們諒解，希望以後有機會一定優先考慮採用他們的服務。

這兩位男士回報給我兩雙溫暖的眼光，其中一位說：當業務，必須常常到外面推展生意，拜訪商家及公司。人們往往不給他們好臉色看，甚至於在公司門外就被擋關，經常連與主辦人照面的機會都沒有，更不用說有一杯水喝了，很少有客戶會像我一樣，肯對他們這麼親切與客氣的招呼。

我隨即把握了這個難得的機會，趕緊告訴他們，因為我是個慈濟人，必須時時刻刻照顧好自我的聲和色，以及日常生活的言談舉止，不能因為我是客戶而膨脹自己。

我從問他們認不認識慈濟開始，接著向他們介紹師父創辦慈濟的由來，慈濟有形的四大志業及無形的推動正信的佛法，淨化社會，更轉述了幾則慈濟人感人的眞實小故事給他們聽，以及自己加入慈濟、接觸佛法以後的改變與體會。從他們的表情及眼神，可以感覺到他們內心的歡喜與感動，馬上便決定加入會員。

五點時分，他們兩位要趕回公司處理國外電報，起身告辭，臨走前我送給他們一人各一本靜思語，並且鼓勵他們多參與、多瞭解，身體力行的由已做起。生意雖然沒有談成，但我看到他們法喜充滿，各有所獲的回去。

送走了他們，回到座位，看到桌上擱置的文件，才知道不知不覺中已經過了兩個小時，雖然晚上必須加班把工作完成，但是我卻很高興，因為他們的來訪本欲向我招攬生意，卻相反的讓我佔用了一個半小時談慈濟，並且將師父的佛法轉「授」給他們。這使我再次深深體會到勝勝師姊常說的一句話：那是因為師父的產品（法寶）好，不是因為我們行。我非常感激他們兩位給了我這麼好的法緣。

《靜思洄瀾》

我的寶貝學生

◎盧春安

> 逆境在佛教中稱為「增上緣」，碰到逆境來，應心生感激——可遇不可求啊！
>
> ～恭錄自靜思語八十三頁

當老師的人，若是把一個品行良好、家庭正常、智力正常的孩子教好，那是稀鬆平常之事；但若要把一個智力正常但家庭不正常，品行偏差的孩子教成一個品行端正的孩子，那就得花一番功夫了。

去年九月，我接了一個四年級的班級。由於剛開學，既要發課本又要發簿子，還要打掃環境，所以小朋友們個個都須加入工作。其中有位身材瘦小的女孩兒工作得特別賣力，休息時跑到我身旁來打轉，我問她家住哪兒，以及家庭狀況。

她告訴我：「我父親已死，母親本來在工廠，現在沒有工作，只有一個大姊在工廠上班，二姊已離家出走。」我說：「妳二姊眞不應該。」她居然說：「會離家出走總是有原因的啦！」我心裡就想：這孩子可需要好好開導。

過了幾天，班上要改選股長，我特別提名她參選服務股長，可是班上居然只有少數人不說話，其他皆大力反對，任我怎麼說，他們還是大多數反對，最後只好由同學提名表決，她當然沒份，我也就開始細心的觀察她。

沒多久問題就來了，原來她會說謊、會曠課而且動不動就跟同學吵架、打架，偶而我不在或是科任老師的課，她一個人可以跟全班同學鬥。等我上課時糾正別人，她就沾沾自喜，輪到糾正她時，她就皺起眉頭嘟起嘴巴，甚至於搗起耳朵，一下課就揹書包回家了。

每次她溜回家，一定會兩、三天不來上課，只得我去拜訪她的母親，第二天她才會來。第一次拜訪她的母親時，我才知道她的父親並沒有死，只是有病在身與她們分開住。而她逃學回家，都騙母親說是同學欺負她。經過我「輕聲柔語」的解釋，她的母親總算相信了我。聽說前三年的級任老師都曾挨她母親的罵，幸好我有師父的法寶在，她現在不但不會罵我，在街頭巷尾遇到我，都會邀我去她家坐呢！

經過半年多的輔導，我那寶貝學生居然會說：「等我家環境好些，我們要接爸爸回來團圓。」偶而她又皺起眉頭大聲嚷嚷時，我說：「你趕快去照鏡子，看是笑比較好看，還是皺眉頭生氣比較好看。」她一定馬上停止生氣，露出笑臉。

現在班上若有救濟或有小綿羊捐款活動時，她一定不落人後，本來她的母親說：「我自己都需人救濟了，還要救濟人家。」我說：「救濟人家比被人救濟好吧？何況我是叫她少吃冰，節省零用錢來救濟而已。」她母親覺得有理，也就欣然同意了。

雖然這個個案是我教書以來，遇到最不容易輔導的學生（連同她的母親），算是我教書生涯中的逆境，但「不經一事不長一智」，我還是心生感激，畢竟她以前一定跟我結過緣，否則怎會被我教到呢？同時也感謝她讓我得到這「增上緣」的機會。

《我最受用的一句話》

用感恩心待人接物

◎徐美華

每個人的因緣福報不同，所以所承受的事物、環境也因人而異，世間是活地獄，也是賦予眾生修行的道場，所謂「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；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」，而上人耳提面命的：「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，用感恩心和歡喜心去面對，你會體會到那分付出愛的溫暖感受。」這句話，不但啓發我那顆遲鈍心，並令我今生受用不盡。

最近婆婆中風住院，因大小便失禁、行動不便，白天由我照顧，夜間則由先生照料。每當餵她吃飯、吃藥、梳洗頭髮身體、清理大小便工作之時，深深體會到護理工作人員的艱辛外，更能感觸到人生無常、變化難料、能多做是福，並暗自慶幸能進入慈濟世界，聆聽師父開示、教誨，無形中增長智慧，能以歡喜心來盡一分媳婦應盡的責任，感恩婆婆給予我獲得這一份護理經驗的機會。

日前，隔壁病床住進一位病人，她是一位高中女學生，家住澳底隻身到台北念書，因走路時常暈倒而住院觀察，卻始終找不出病因，感到煩惱與無奈。我除了安慰她要與醫生合作、要注意飲食起居、身體健康最可貴外，並教她多念佛號和閱讀慈濟刊物。

日昨，她八十多歲生性樂觀、慈祥、身體硬朗的爺爺，突然對我說：「我們病房的人早都在讚歎你，我也觀察你很久，你是難得的孝順媳婦，是我活到這年紀所見的第三位。你在做的那些事，都是人家不願意做的，而你都是發自內心眞誠的在做。也許人家會笑你傻，但是我這老人告訴你，你將來會有好報的。」

我聽完之後，說聲謝謝，不由自主的掉下眼淚，並對他說：「那沒什麼，這些都是我應該做的，何況我們師父一再告訴我們，父、母、公、婆是我們家中的活佛，應該好好的孝敬他們。而慈濟委員們上山、下海，不辭辛勞的在為非親非故的貧病、孤老無依者付出愛心，給予他們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實質濟助，那才了不起啊！」

以智慧來處事，以柔軟來待人是何等重要，無心的付出卻得到有形的慰藉，雖受之有愧卻感到心中無限的溫馨。

未進入慈濟前每天心中有著層層揮不去的煩惱與執著，如今在慈濟世界裡每天瀏覽著一幕幕感人的故事，偉大的事蹟和無數人愛心歡喜的奉獻，我深以能為慈濟人為榮，並對上人賜予我的那句「待人接物用感恩心和歡喜心去面對，你會體會到付出愛的溫暖感受」眞言，銘感於心，永難忘懷。

《訪貧記事》

炎熱

◎許麗華

在炎熱的天氣裡，還眞有點懶得動；但是在酷熱而又繁忙的週日，卻有人去做「救心」的工作——他們就是「慈濟委員」。

人不怕身有病，就怕「心」有千千結。我們去探訪的這位陳先生，不只身患重症，連他的「心病」都是非常令人頭痛的。他正值壯年，卻因頭椎部分長瘤，壓到脊椎神經，於是就像一位死刑確定的人，在等槍決一樣的心情。他說他不怕死，但卻不願這樣的等待「死」的來臨，再加上心結難解，其苦境可想而知。

陳先生本為軍人，除役後開了美髮院，由於經營不錯，賺了不少錢。就在他經濟寬裕後，太太攜巨款離他而去，且跟別人另外有了小孩。這個打擊非同小可。他受到重創。美髮院收起來了，不動產變賣了，還清了債務後，便去開大拖車。憑著一股要讓太太後悔離開他的「怨氣」，他拼了命地頻頻開車賺錢，一陣子後，終於也開出了一片天地。有了自己的拖車及客戶，他又可以賺大量的金錢了。

可是天不從人願，他漸漸發現自己心有餘力不足——手腳似乎有點不靈敏的感覺。去醫院做了檢查，情形不太妙，雖非惡性瘤，但卻會壓迫脊椎神經，他將眼睜睜的看著自己逐漸動彈不得，以致於全身癱瘓。可是他不服輸，一定要讓太太後悔的怨未除，因此即使醫生宣布手術毫無希望，他還是進了手術房，可見其怨氣之深了。

在這治療期間，他還是開車，卻又不幸出了車禍。一位機車騎士連人帶車騎進他的車下，騎士當場死亡。於是他又賠了錢，打起官司，為了籌交保的錢，他的支票戶成了拒絕往來戶，生意做不成了。如此他更是「氣不過」，甚至還想到「他方世界」去找那位機車騎士理論一番，問他為什麼要如此害他，他和他又無仇。完全不相信因果循環，只會怨恨為何他如此努力，怎會落得如此悽慘的地步！

於是他看不到媽媽悲哀而無助的眼光、年邁的體態、女兒的乖巧與懂事……一切一切的關懷他體認不到，只會天天怨恨、生氣……。

在短時間的探訪中，我們靜靜的聽他訴說完這一大堆的怨氣，然後開始慢慢把慈濟精神，與有些救濟戶回饋社會的點滴訊息告訴他，希望他明白，他並不是最不幸的人，應該珍惜所有的，及時助人，才能保有內心的平靜與快樂。

不到兩小時的時間，看著他慢慢的由「怨天尤人」變得比較「柔軟」了。接著他接受了我們的建議，願意收聽「慈濟世界」廣播節目。

幾天後，我們再次去探視。媽媽告訴我，他已聽了兩天廣播節目，感覺很好，心裡有種舒暢的感覺。我鼓勵他應繼續收聽，並送了靜思語、月刊、道侶及錄音帶、廣播時間表給他，請他用點心思去聽與看，他也接受了。

此個案目前仍繼續追蹤輔導中。由此個案，我深深體會了「心病」的可怕。案主就是因心中有怨，使他活下去的原因就是這一股「怨氣」。他要爭這個「氣」。可是他完全忽略了「如是因，如是果」，不知因緣果報為何物，以致於不只掉入了身病的苦澤中，更落入了「瞋」與「癡」的可怕境界內。這眞是一個值得我們借鏡三思的案例。

《童心映月》

無毒的蛇

◎賴錦秋

我有兩個小孩，分別為八歲與六歲，實際上他們只相差一歲半。從小姊姊就愛跟在弟弟後面管東管西，隨著年歲的增長，老二漸漸有自己的主見，他們的衝突與爭執也愈來愈多。

常常在不知不覺中我也加入他們的爭吵，事後又深覺自己沒有智慧而深深懊惱。

暑假期間陪他們到公園騎腳踏車，我習慣帶一份「慈濟道侶」在樹蔭下朗讀。當輪到老大騎時，老二跟在我身旁。靈機一動，我說：「弟弟！我唸一句，你跟著唸一句，好嗎？」當唸到「拾寶」中一句：「說一句好話如口吐蓮花，說一句壞話如口吐毒蛇。」我們反覆的讀著這句話。好強的老大也跟過來讀著這句寶，一會兒就都背熟了。回到家，我正忙著晚餐，兩個小孩輪流來告狀，對方有幾條毒蛇了！突然又聽到老二一句「笨蛋」，老大急忙告狀：弟弟又吐毒蛇了！老二卻覺得冤枉的問：「『笨蛋』也算壞話嗎？」坦白說我一向較偏袒老二，就安慰他：「算是無毒的蛇吧！可是也不好喔！」

就寢前，兩個小孩照例先禮佛，老二來問：「禮佛也有蓮花嗎？」「有啊！」老大趕快問：「弟弟，你有幾朵蓮花了？」「五朵！」不服輸的老大只有三朵，趕快又在佛前禮拜。一旁的老二卻叮嚀她：「妳拜太快了，不算！要慢慢的、輕輕的，蓮花才會漂亮。」

回想著這一幕幕的童言稚語，他們認眞的學著每一件事，如果大人引導錯誤，他們也將學著是非不清。對於小孩，我們都必須小心身教言教，成人的世界裡更要誠正信實。

TZU CHI FOUNDATION